

卢一萍 著

世界屋脊之书

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

卢一萍 著

世界屋脊之书

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世界屋脊之书/卢一萍著.-北京:解放军文艺出版社,2008.12

ISBN 978-7-5033-2180-1

I. 世… II. 卢… III. 随笔-中国-当代 IV.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195571 号

书 名: 世界屋脊之书

作 者: 卢一萍

责任编辑: 王大亮

封面设计: 段 离

责任校对: 林 一

出版发行: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**邮编:** 100035

电 话: 66531659

E-mail: jfwyecs@public.bta.net.cn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一二零一印刷厂

开 本: 1/16

字 数: 195 千字

印 张: 14

印 数: 1—5000

版 次: 2009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9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033-2180-1

定 价: 24.00 元

(如有印刷、装订错误,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)

目 录

1/长路随想（代序）

喀什噶尔之书

- 6/想象中的大地
- 14/弥漫的香妃
- 19/河流的勇气
- 25/喀什噶尔的灵魂
- 29/驴背上的老者
- 34/千年歌舞

帕米尔之书

- 42/我是别处的过客
- 51/山与湖
- 60/亡者的邻居
- 67/骑 士
- 73/在太阳中飞翔
- 77/牧场的气味
- 84/等待马蹄声响起
- 91/骑牛探险记
- 112/传说之马

喀喇昆仑之书

- 叶城的气味/122
- 上路者已没有故乡/126
- 叩开昆仑之门/129
- 行走的群山/135
- 明亮的河/142
- 没有人能帮助你到达远方/145
- 一匹老狼的嗥叫/151
- 接近天界/155

阿里之书

- 金色大地/162
- 云游者/166
- 词语的贫乏/170
- 札达的深度/173
- 世俗相/177
- 古格残雕/181
- 歌 声/189
- 羚羊跃过山冈/193
- 对梅朵和琼玛的祝福/197
- 山水的福分/201
- 农事诗/207
- 我赖于此并扎根于此/211

后 记/215

长路随想（代序）

父亲在世时，我曾收到他的一封来信，他问我是否还走在路上。记得我读到那句话时，心情很难平静。

我不知道应该怎样回答父亲，我没有停下过自己的脚步，却难以看见自己留下的足迹。我不知道，一个碌碌无为的行走者还算不算一个行走者。

父亲是个农民，一生只能固守几亩薄田、三间土房和几册读私塾时珍存的古籍，但不知为何，他判断我存在与否不是以别的方式，而是以我是否仍然走着。

其实，父亲的一生对道路一直充满莫名的恐惧，知道那路上定然潜伏着无尽的险阻和陷阱，但他又害怕我停下来，所以，我的行走，对他而言，无疑是一种煎熬、一种处罚。

少年时期，我是凭想象漫游的，虽然想象本身无限，但因为一个人的想象力与他获取的知识是成正比的，所以它又常常有限。

我们一旦蹒跚学步，就免不了面临走路的问题；我们一旦离开家，就面临着上路的困惑；我们就想知道，路有多长，当它绕到山

顶，那是不是一条路的尽头，从那里可不可以通到天宇？如果不是尽头，它在山的另一面，又会是一种什么形态？是这些疑惑促使我们前行——不间断地前行。更有意思的是，这些孩童时代的、看似幼拙的疑惑会成为我们一生的疑惑，会使我们穷尽一生也难以寻到答案，会使我们为这些答案竭尽心智。

最终，你的渴望是走向一种能让灵魂憩息的、精神的家园。

跋涉就是整个人生。可能是清醒的，也可能是盲目的。这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走下去，一直走下去。没有尽头的路使短暂的生命无限延伸，使瞬息即逝的人生走向永恒。因为，道路铭记着每一个跋涉者。无论他们是高贵的，还是卑贱的；也无论他们是勇敢的，还是怯懦的。因为每一个走着的生命最终无不成了路的一部分——一粒石子，一块标记，一级台阶。

有时，我们一直在出走与回归之间往复。出走是必须的，没有出走就没有道路，就失去了对生命的参照，对大地的亲近，对世界的感知。回归也是一种生命之需，这缘自生命对出发地的深厚情感，它是一种欲念，如果肉体不知，这就是另一种出走。

到最后，出走与回归开始混淆，开始进入到一种“上下而求索”的境界。此时，二者统一为一种方式：行走。若以行走为中心点，那么，它的一端是行旅，一端是苦旅。

远行的本质是寻求，远行的境界是抵达，远行的可耻之处是半途而废。悲壮的远行者或死于路上，或在抵达之地瞑目。有时也有抵达之后回归的人，但到那时，原来的出发点已成了新的目的地。

不知从何时起，愈是荒远之地，愈能激起我上路的雄心。但是我不明白，我一次次走向大地边缘，难道只是在寻找一片净土、一份宁静、一种安慰？难道仅仅只是我对远方的某种迷恋？或是对浮躁和喧嚣的逃避？

我想不是的。

因为被生活伤害的人很多，被时代污染的故乡不止一处。而如果仅仅是迷恋远方，你会陷入尴尬，因为当你到达远方，远方就不

再是远方了。

那么，走在路上对我而言，便是生命的形式了。只有这种形式能检验我灵魂的轻与重，生命的存与亡。

我对长路的需要，如同我对生命的需要。我不敢设想，一旦安定于某处，我的内心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，我的生命又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。

当然，对于长路，我用两种方式行走：一是用脚；一是用心。用脚，可知路有坎坷艰险；同时，我可以看到大地的广阔，山岭的雄峻，河川的秀丽，村庄的安宁和贫困，城市的靡丽与空虚。用心，可知路的情色哀乐，路的激情战栗。更大的好处是，当我被俗常的生命所拘禁，我可以用心代替脚去行走，使我不至停息。

古代的阿拉伯人说，漫游是一条我们通达天宇的路。

波斯诗人萨迪则认为一个人应该活到 90 岁，在这 90 年中，用 30 年获取知识，再用 30 年漫游天下，用最后 30 年从事创作。

漫游对于生命的重要，由此可见一斑。

漫游是用最艰苦、最具体，也是最必须的方式抵达人生的终点。

缪斯是在长路上发现的。正如康·帕乌斯托夫斯基所说，如果你想成为自己国家和整个大地的儿子，成为知识和心灵自由的人，成为勇敢和人道、劳动和斗争的人，那么，你就忠于浪迹天涯的缪斯吧，就在力所能及和时间允许的情况下旅行吧。

远方的一切对我来说，都是崭新的，都笼罩着神秘的色彩。我每往前走一步，都可以说是翻开了这个世界新的篇章。

远方是神话，也是现实；既飘浮着苦难的尘埃，也充斥着忧郁的诗意；既有伟大的真理，也有荒唐的谬误。而正是这些，使我们目光高远，心灵纯洁，思想高尚。

既然如此，远行吧，用我们的生命和灵魂！

作者

2008 年 9 月初 乌鲁木齐

喀什噶尔之书



空中鸟瞰世界屋脊（之一）



喀什噶尔之书

想象中的大地

1996年7月，我第一次启程前往喀什噶尔时，那里的一切对我来说，都只有想象：遥远、热烈、辽阔，被金色的沙铺满，沙中有古国的遗迹，维吾尔的气质、禀赋、言语、痛苦、欢乐……这一切都沉浸在阳光之中——阳光的气味泛着瓜果熟腐后的酒香。

我的心情十分激动。因为我早在1993年就对那片大地进行过想象，我在那年写就的长篇小说《黑白》就是以那里为背景的，小说里的人物就生活在那片沙漠中一个叫“黑白”的王国里，故事也在那里展开。在那部小说中，我已感知了沙的重量和热度。我已用心灵的双脚在我想象中的南疆大地上行走过；或者说它已承载过我小说中的人物、故事和激情；承载过我创作时的欢乐和痛苦。我到那里去，冥冥中早已注定。我只是从想象王国回到现实。

那是我应该去的地方。那里有我用想象和才情创造的王、子民、诗、美女，包括绝望。

我去意坚决地离开，使我从北京到乌鲁木齐的行程变得顺利起来。刚过哈密，兰新铁路就因洪水中断了，直到半月之后才恢复通

车。到了乌鲁木齐，南疆的交通也因洪水而中断，不几日，就有可怕的消息传来，说在后沟有 20 多人被泥石流卷走了。边城处于一种焚烧似的燥热中，我被煎熬着，只想尽早离开。

路还没通我就出发了。半个月没通车，那辆去喀什噶尔的、浑身泥渍的长途客车却没有坐满——大家都还不敢前往。车上坐着 21 个人，除了我这个汉族人外，其余的全是久困乌鲁木齐的、急迫地要回家乡的维吾尔人。

车是一对剽悍的维吾尔族父子开的，虽然他们的一举一动都显示着不要命的架势，但因为路况太差，客车还是跑不起来。这种缓慢的车速使我感觉自己好像坐在一辆中世纪的旧马车上，在古老的丝绸之路上且歌且行。客车日夜不停，五天五夜才走完那 1500 多公里路程——即使路况好的话，当时也要走两天一夜。

我为如此广阔的大地而震撼。荒漠，绿洲，就像绝望与希望一样，交替着闪现，像在预示着什么。

8 月的阳光在南疆大地的上空燃烧着，把一切置于它无与伦比的热度中。汽车里一直有一种由阳光味、尘土味、莫合烟味、汗酸味、羊膻味组成的浓烈气息，南疆大地的气息。

在和硕，有个老乡甚至赶上了一头肥硕的绵羊。羊显然是第一次坐车，它一直惊奇地看着车窗外飞掠而过的景色，不时会因为惊诧而发出“咩咩”的叫声。那位老乡也是第一次出远门，他不知道到喀什噶尔的路有多远，所以带了足够的给养——为自己带了半口袋馕、两个五公斤装满了水的塑料壶，还为羊带了两麻袋草料。羊在车上吃草，不时把乌黑发亮的羊粪蛋“乒乒乓乓”撒在车里，当然，还有它排泄的液体。羊干这样的事天经地义，毫无愧色，只是苦了它的主人。羊撒羊粪蛋子，他就要站起来赔上笑脸，说几句表示歉意的话，把羊责怪一番；羊撒一泡尿，他也要站起来鞠个躬，批评羊随地大小便。但羊好像是要有意为难它的主人，拉屎拉尿的频率很高。所以那老乡几乎每隔一两个小时就得“引咎”一次，这反而弄得我们不好意思了。



这是南部新疆戈壁滩上一段新生的路，它周围的荒凉如此广阔。但每个旅人都知道，前方生机无限。

他是到喀什噶尔看望他一位生病的亲戚的，这只羊是他送给那亲戚的礼物。最后，这只尊贵无比的羊与我们一起到了喀什噶尔。车里，无疑一直弥漫着越来越浓郁的尿臊味。

油黑的沥青大道被水冲击得残破不堪，但它笔直地向远方延伸着。穿过村庄、城镇的地方总有卖新疆饭食的路边店，门口挂着几只已剥皮剖腹的肥羊。店名总让人忍俊不禁，诸如“巴音郭楞 888 马家清真饭馆”啦，“博格达艾孜拜父子 555 手抓羊肉馆”啦，“艾提尕尔 999 沙湾大盘清真家养土鸡店”啦，全是像要显示气势似的店名，让人念起来颇有些奔流直下的味道，让你从店名即可感觉店主的幽默和风趣。

饭馆大多简陋，但特别宽敞，有些可坐二三百人，姑娘们旋风

般地招呼客人，倒茶上菜；小伙子们一边歌唱，一边翻动着大铁锅里的抓饭，玩魔术似的把一个面团拉成均匀的面条……

五天的旅行中，车上始终只有我一个汉族人。我听不懂他们的语言，但可以感觉到他们的欢乐。他们一路都在唱歌，使人一点也感觉不到旅途的漫长和艰难。车过阿克苏不久，差点翻了，歌声变成了惊叫，但最后当车只是倾斜着倒在沟边时，歌声又响起来了。

他们的心有时像阳光一样明亮，有时又忧郁得像被阴影遮蔽的月光。但在旅途中，他们是无忧无虑的，胸怀像路边的大地一样宽广，那善良淳朴的品性让人觉得他们刚刚从泥土中诞生。

我沉浸在他们的欢乐中，不知不觉中就到了中亚这座神秘诱人、难以理解的城市。

如今，我每次去喀什噶尔，都保持了第一次见到它时的那种新鲜感，每次都有新的认识和发现，然后在认识和发现中爱它越来越深，像一桩刻骨铭心的爱情。

喀什噶尔总是在阳光下躺着，即使夜晚，也留有阳光的温度。白杨和沙枣以及庄稼以它为核心，向四周绵延开去，直到高山脚下，直到大漠戈壁边缘。褐色的群山顶上覆盖着冰雪，冰雪下面就是帕米尔高原。慕士塔格山、公格尔山、公格尔九别峰闪光的山顶照耀着整个喀什噶尔绿洲，冰峰雪岭与黑色的戈壁、金色的沙漠一起，把这块绿洲衬托得像一块翡翠。

很有气魄的广场，拓宽的街道，现代化的楼房，穿梭往来的各式汽车，刚修通不久的铁路，国际机场，代表着喀什噶尔现代的一部分；但它还保持着传统，保存着一些古老的风情和生活方式。它们交织在一起，组成了喀什噶尔五彩的、深具内涵的生活图景。

在这里，97%是维吾尔人。凡是在这里生活了一些年头的汉人，无论是官员，还是商贩，大多被“维化”了。他们维语说得和汉语一样流利，面食和牛羊肉吃着比大米和猪肉舒服，习惯了用碗或茶杯畅饮，说话直来直去，不再转弯抹角……没有人试图改变这

座城市，大家在享受一种很有情趣的土生土长的生活方式的同时，悠然自得地等待着现代文明的来临。最后，使二者各自呈现在了这座城市中。虽然有一种不协调感，但它仍然是一个比较纯粹的充满浓郁的中亚伊斯兰气息的城市。

这里的人从未拒绝外来文化和异族文明，甚至他们的血缘。喀什噶尔的男人身材健壮，相貌英俊，而女人的艳丽是在很久以前就令人惊异的。1868年，俄国探险家乔汗·瓦里汗诺夫到喀什噶尔考察时，这里外国人的数量相当于当地居民的四分之一。他们大多是浩罕人、阿富汗人、犹太人、印度人、鞑靼人，还有英国和俄国的使节；那时，这里就是大探险时代来来往往的探险家的落脚地。

上溯历史，在张骞“凿空西域”之后，特别是唐、元、清三朝代，喀什噶尔的内地军士、使节和官吏往来不绝，加之丝绸之路南道和中路都必须由此经过，使它成为塔里木地区的门户，再加之战争导致的人种的迁徙，使不同的血缘沿着丝绸古道源源不断地融会于此，最终成为现在的喀什噶尔维吾尔人。据文献记载，当年任何信仰伊斯兰教的外国人或内地人都可与当地女子结婚，这使喀什噶尔成为一座名副其实的“混血的城”（诗人沈苇语）。

英国驻喀什噶尔总领事马嘎特尼的夫人凯瑟琳·马嘎特尼是位勇敢的英国女子，她远离英国，随丈夫在这里生活了17年之久。1931年她用细腻温馨的笔调、满怀深情地写出了《一个外交官夫人对喀什噶尔的回忆》。在这本书中，她说喀什噶尔人“颇具欧洲人特征”；她还说，“人们很难说清喀什噶尔人到底属于什么人种，因为在过去几千年里，由于四面八方的入侵，这里的人种混杂得相当厉害。使他们既具有游牧民族的奔放豪气，又有汉民族的中庸适度，还具有西欧人的风度、南亚人的热情，这一切在他们身上形成了一种少见的贵族气质”。

因为少雨，尘土仍然是这个城市的一部分，这当然也是阳光的赐予。毛驴的叫声会不时在某个街角响起，白须飘然的老汉骑在毛

驴背上，悠然地任驴把自己驮到要去的地方。老太太和妇女则坐着毛驴车——就是那种平板车，车板上铺一块毡子——和他们的孙子、孙女们半卧在上面，有时一辆毛驴车可奇迹般地坐十多个人，毛驴显得跟一只老鼠样大小。它细碎的步子踩着脖子上的铃铛声，神情卑微而平静。因为车上坐的是女人和孩子，驴一般都打扮过，脖子上挂着铃铛，额头上顶着一团大大的缨子，使它看上去像一位新娘子，但即使这样，毛驴也从不神气，反而感到羞涩，显得朴素而诚实。

不时也有骑着高头大马的汉子，叼着烟卷，腰上挂着英吉沙刀子，威风得像骑士一般从大街上走过，勒住马缰时，马会“啾啾”嘶鸣。马车更多，车也是平板上铺一块鲜艳的毡子，马却装饰得很是富丽，脖子上挂着闪闪发光的铜铃，红艳的缨子点缀着马的额

我每次去喀什噶尔，都保持了第一次见到它时的那种新鲜感，每次都有新的认识和发现，就像一桩刻骨铭心的爱情。这是喀什噶尔郊外黄昏的云。



头。有些马身上还披着图案精美的土耳其织毯，“嘚嘚”的马蹄声和铜铃声使你老远就能感觉它的到来。

马车和驴车都可出租，人们称这种车为“马的”或“驴的”，游览喀什噶尔，坐这样的车是再好不过的。

有时也有骆驼迈着尊严的步子，像武士一般，从大街上走过。还有从帕米尔高原赶下来的成百只羊，从街道的另一头涌过来，带着风尘仆仆的味道。车子都停下来，恭候它们通过；人们都远远地看着它们，好像在送一支远征的队伍。

城市的节奏并不匆忙，大街上的男男女女悠然自得，你虽然恍若置身于某个阿拉伯城市，但绝大多数妇女并没有在脸上蒙着黑色的面纱；为显示自己地位优越、生活舒适而不再保持身材的中年妇女们，显得雍容福态；少妇则无法掩饰她们的天然风情；年轻的姑娘有一小部分穿着时髦的正在上海或东南沿海流行的服饰——是的，时尚是个没有办法阻止的东西——但大部分还穿着用鲜艳的艾德莱斯绸做成的衣裙，梳着十数根黑色小辫，戴着装饰高雅、色彩红润的帽子。你常常会为从自己面前走过的姑娘的美丽而惊讶、而惆怅，但她们已飘然走远。当你大胆地注视她们，她们也会回过头来，用传神而勾魂的眼睛更大胆地看你，直到你垂下眼睑，不得不逃避，她们才以胜利者的姿态，或快乐地笑着跑开，或转过头去，再对你回眸一笑，使你由惆怅而变得忧伤。

还有那我不知道该怎样来描述的世相的色彩。

那是一种飞扬流动的花纹，一种喜气洋洋的铺张，一种宏大的天籁般的交响，一种绚烂的幸福与安然……所有的色彩都集中在了这里，成为从古丝绸之路开通之际就已开始的色彩的沉淀和积累——谁也测不出它丰富的程度。

画驴的黄胄说，“春风捉笔写不尽，七彩古城四季新”。这里的“七彩”是一个无限延伸的词语。

喀什噶尔巴扎（即集市）负载着这些色彩，把这个民族的物产